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八

明　賀復徵　編

書四

辭隗囂書　漢方望

足下將建伊吕之業弘不世之功而大事草創英雄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欲先從郭隗想望樂毅故欽承大旨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

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勲方緝令俊乂並會羽翮比肩望無耆者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誠自愧也雖懐介然之節欲潔去就之分誠終不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范蠡收責勾踐乗偏舟於五湖咎犯謝罪文公亦逡廵於河上夫以二子之賢勤銘兩國猶削迹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聞烏氏有龍池之山微陘南通與漢相屬其傍時有竒人聊及閒暇廣求其真願將軍勉之

與隗囂書

申屠剛

愚聞專己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已從衆故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人者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為鄉里所推廊廟之計既不豫定動軍發衆又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羣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

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勢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决意徼幸此何如哉夫天所佑者順人所助者信如未嘗佑助令小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汙傷父子之恩衆賢破膽可不慎哉

與隗囂將牛邯書　王遵

遵與隗王歃盟為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

於時周洛以西無所統一故為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兾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以歸本朝生民以來臣人之勢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羣居穴處之徒人人抵掌欲為不善之計遵與孺卿孺卿邛字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車幸蒙封拜得延論議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

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扼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覩危思變賢者泥而不滓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吏吾東縛而相齊黥布杖劒以歸漢去愚就義功名並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怖慄宜斷之心胸參之有識

與楊廣書 馬援

春卿無恙春卿廣字前别冀南寂無音驛援閒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季孟囂字

為天下表的常懼海内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逥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說游翁王元字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閒至河内過存伯春囂子恂字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

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欲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毁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為顔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

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説季孟若計畫不從則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柰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内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

急賜報

與隗囂書　竇融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委成功造難就去從議為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

西州地勢局迫人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返闇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强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融聞智者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如棄子徼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及遣伯春垂涕相送慈父恩也俄而背之謂吏士何忍而棄之謂留子何自兵起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為丘墟生人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

之孤迄今傷痍之體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於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大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唯將軍省焉

與劉龔書　蕭竟

君執事無恙走昔以磨研編削之才與國師公從事出入校定秘書竊自依依末由自遠蓋聞君子愍同類而

傷不遇人無智愚莫不先避害然後求利先定志然後求名昔智果見智伯窮兵必亡故變名遠逝陳平知項王爲天所棄故歸心高祖皆智之至也聞君前權時屈節北面延牙乃後覺悟棲遲養德先世數子又何以加君處陰中土多賢士若以須臾之閒研考異同擬之圖書測之人事則得失利害可陳於目何自負畔亂之困不移守惡之名乎與君子之道何其反也世之俗儒末學醒醉不分而稽論當世疑誤視聽或謂天下迭興未

知誰是稱兵據土可圖非真或曰聖王未啓宜觀時變倚強附大顧望自守二者之論豈其然乎夫孔丘秘經為漢赤制玄包幽室文隱事明且火德承堯雖昧必亮承積世之祚握無窮之符王氏雖乗間偷篡而終嬰大戮支分體解宗氏屠滅非其效與皇天所以眷顧踟蹰憂漢子孫者也論者若不本之於天參之於聖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說士作書亂夫大道焉可信哉諸儒或曰令五星失晷天時謬錯辰星久而不効太白出入

過度熒惑進退見態鎮星繞帶天街歳星不舍氐房以為諸如此占歸之國家葢災不徒設皆應之分野各有所主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尾為燕分漁陽是也東海董憲迷惑未降漁陽彭寵逆亂擁兵王赫斯怒命將並征故熒惑應此憲寵受殃太白辰星自亡新之末失行筭度以至於今或守東井或没羽林或裴囬藩屏或躑躅帝宫或經天反明或潛藏久沉或衰微闇昧或煌煌北南或盈縮成鈎或偃蹇不禁皆大運蕩除之祥

聖帝應符之兆也亂臣賊子往往錯互指麾妄説傳相壊誤由此論之天文安得遵度哉乃者五月甲申天有白虹自子加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都也是時月入於畢畢為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於畢求助天也夫仲夏甲申為八魁八魁上帝開塞之將也主退惡攘逆流星狀似蚩尤旗或曰營頭或曰天槍出奎而西北行至延牙營上散為數百而滅奎為毒螫主庫兵此二變郡中及

延牙士衆所共見也是故延牙遂之武當託言發兵實避其殃今年比卦部歳坤主立冬坎主冬至水性滅火南方之兵受歳禍也德在中宫刑在木木勝土刑制德今年兵事畢已中國安寧之效也五七之家三十五姓彭秦延氏不得豫焉如何怪惑依而恃之葛藟之詩求福不回其若是乎圖讖之占衆變之驗皆君所明善惡之分去就之決不可不察無忽鄙言夫周公之善康叔以不從管蔡之亂也景帝之悦濟北以不從吳濞之畔

也自更始以來孤恩背逆歸義向善臧否粲然可不察歟良醫不能救無命强梁不能與天爭故天之所壞人不得支宜密與太守劉公共謀降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憂人之甚也屠羊救楚非要爵禄茅焦干秦豈求報利盡忠博愛之誠憤懣不能已耳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　朱浮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

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東征伐之任欲
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
而為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
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媵母尚
能致命一餐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
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
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心引鏡窺形何以施眉目舉措建
功何以為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鴟之逆謀捐傳

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擴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

此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内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内聽驕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為群后惡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内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

說東平王蒼士書　班固

將軍以周名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

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士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蟻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勢博貫庶事服膺六蓺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府新開廣延羣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詳唐殷之舉察伊皐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於總攬賢才收集

明智為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
光明宣於當世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
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輝
當世之俊彦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
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美行世俗所莫及扶風掾李
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
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温故知新論議通明廉
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韋平孔翟無

以加焉宜令考績以叅萬事京兆督郵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絶異之効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凉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之以術藝凉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也昔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宜及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絶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絶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為嘆也

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於沉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昃之聽少屈威神咨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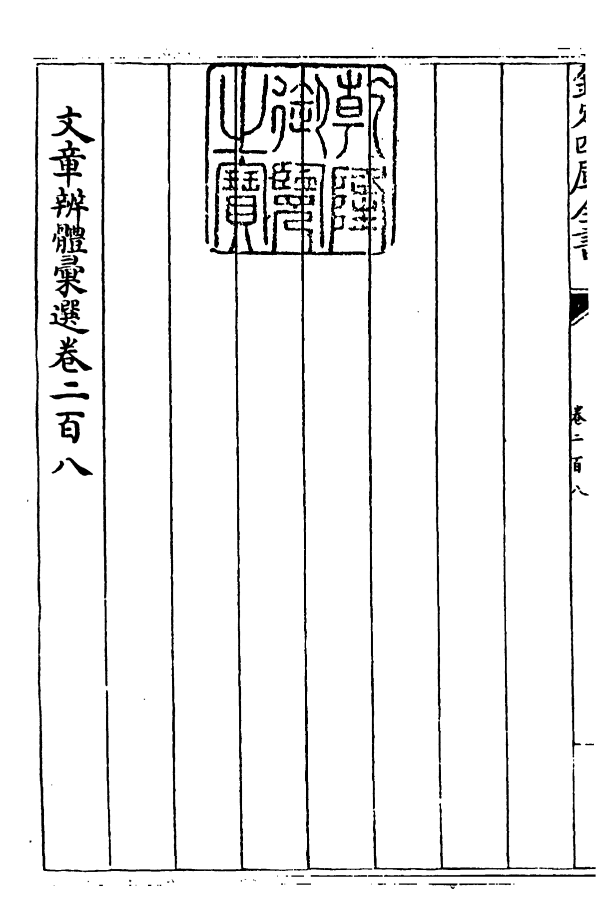
詐為郭況與東海王書 廣陵王荆

君王無罪猥被斥廢而兄弟至有束縛入牢獄者太后失職别守北宫及至年老遠斥居邊海内深痛觀者酸鼻及太后尸柩在堂洛陽吏以次捕斬賓客至有一家

三尸伏堂者痛甚矣今天下有喪弓弩張設甚備間梁松勅虎賁史曰吏以便宜見非勿有所拘封侯難再得也郎官切悲之為王寒心累息今天下爭欲思刻賊王以求功寧有量邪若歸并二國之衆可聚百萬君王為之主鼓行無前功易于泰山破雞子輕於四馬載鴻毛此湯武兵也今年軒轅星有白氣星家及喜事者皆云白氣者喪軒轅女主之位又太白前出西方至午兵當起又太子星色黑至辰日輒變赤夫黑為病赤為兵王

努力卒事高祖起亭長陛下興白水何況於王陛下長子故副主哉上以求天下事必舉下以雪除沉沒之恥報死母之讎精誠所加金石為開當為秋霜無為檻羊雖欲為檻羊又可得乎竊見諸相工言王貴天子法也人主崩亡閭閻之伍尚為盜賊欲有所望而況王耶夫受命之君天之所立不可謀也今新帝人之所置彊者為右願君王為高祖陛下所志無為扶蘇將閭叫呼天也

鍾惺曰存此文以見廣陵王之險惡不忠不友而文辭健甚何其戾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十九至二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賔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蔣厚傳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九

明 賀復徵 編

書五

誡竇憲書 漢 崔駰

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效其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淳淑之姿躬高明之量

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駰幸得充下舘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弘申伯之美致周召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為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郯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

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内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杅兢兢業業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規竇武書　盧植

植聞嫠有不恤緯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憂深思遠君子之情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書陳謀及庶人詩詠詢於芻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瞽言哉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

以次建之何勲之有豈横叨天功以為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求外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勃碣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道之義内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強幹弱枝之道也

戒子益恩書　鄭玄

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廝役之吏遊學周秦

之都往來幽并兖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蓺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奥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娱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名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黄巾為害萍浮南北

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
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
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
墓觀省野物胡甞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
爾𠃔𠃔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讚勿
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志
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
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

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壠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令差多於昔勤力務時毋恤饑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勅子胥遺書 趙咨

夫含氣之倫有生必終蓋天地之常期自然之至數是以通人達士鑒茲性命以存亡為晦明生死為朝夕故其生也不為娛亡也不為戚夫亡者元氣去體貞魂遊

散反素復始歸於無端既已消仆還合糞土土為棄物豈有性情而欲制其厚薄調其燥濕邪但以生者之情不忍見形之毀乃有掩骼埋窆之制易曰古之葬者衣以薪藏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造自黄帝始爰有陶唐逮於虞夏猶尚簡樸或瓦或木及至殷人而有加焉周室因之制兼二代復重以牆翣之飾表以銘旌之儀招復含斂之禮殯葬宅兆之期棺槨周重之制衣衾稱襲之數其事煩而害實品物碎而難備然

而秩爵異級貴賤殊等自成康以下其典稍乖至於戰
國漸至擅陵法度衰毀上下僭雜終使晉侯請隧秦伯
殉葬陳大夫設參門之木宋司馬造石椁之奢爰曁暴
秦違道廢德滅三代之制興淫邪之法國貲糜於三泉
人力殫於驪墓玩好窮於糞土伎巧費於窀穸自生民
以來厚終之敝未有若此者雖有仲尼重明周禮墨子
勉以古道猶不能禦也是以華胄之士爭相陵尚違禮
之本事禮之末務禮之華棄禮之實單家竭財以相營

赴廢事生而營終亡替所養而為厚葬豈云聖人制禮之意乎記曰喪雖有禮哀為主矣又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令則不然并棺合椁以為孝愷豐貲重禭以昭惻隱吾所不取也昔舜崩蒼梧二妃不從豈有匹配之會守常之所乎聖主明王其猶若斯况於品庶禮所不及古人時同即會時乖則別動靜應禮臨事合宜王孫裸葬墨夷露骸皆達於性理貴於速變梁伯鸞父没卷席而葬身亡不反其尸彼數子豈薄至親之恩亡忠孝之道

邪况我鄙闇不德不敏薄意内昭志有所慕上同古人下不為咎果必行之勿生疑異恐爾等目厭所見耳諱所議必欲改殯以乖吾志故逺采古聖近揆行事以悟爾心但欲制坎令容棺槨棺歸即葬平地無墳勿卜時日葬無設奠勿留墓側無起封樹於戲小子其勉之哉吾蔑復有言矣

遺黄瓊書　李固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蓋君

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葢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毁謗布流應時折减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

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嘆服一雪此言耳

與梁冀議嗣書 李固

天下不幸仍遭大憂皇太后聖德當朝攝統萬機明將軍體履忠孝憂存社稷而頻年之間國祚三絶今當立帝天下重器誠知太后垂心將軍勞慮詳擇其人務存聖明然愚情眷眷竊獨有懐遠尋先世廢立舊儀近見

國家踐祚前事未嘗不訪詢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望且永初以來政事多謬地震宫廟彗星竟天誠是將軍用情之日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昔昌邑之立昏亂日滋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自非博陸忠勇延年奮發大漢之祀幾將傾矣至憂至重可不熟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國之興衰在此一舉

與申屠蟠書　黄忠

大將軍幕府初開徵辟海内並延英俊雖有高名盛德

不獲異遇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設几杖之坐引領東望日夜以冀彌秋歷冬經邁二載深拒以疾無惠然之顧重令袁中郎昭暢殷懃至於再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執益固將軍於是憮然失望而有愧色自以德薄深用咎悔僕竊論之先生高則有餘智則不足當今西戎作亂師旅在外軍國異容動有刑憲令潁川荀爽輿病在道北郡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者哉知時不可佚豫也且昔人之隱雖遭其時猶放聲絕迹巢

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行與昔人謬而欲蹈其迹擬其事不亦難乎僕愿先生優游俯仰貴處可否之間孔氏可師何必首陽備托與味庶同休戚是以假飛書以喻左右

與曹操論盛孝章書 孔融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内知識零落殆盡惟㑹稽盛孝章尚存其人

困於孫氏妻孥湮没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絶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嘆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

當以招絶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絶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嚮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

報皇甫規書 趙壹

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旅轅兼道渴於言侍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以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玩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灾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蓋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仕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

區區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誠則碩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疢動膝炙壞潰請俟他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貺永以自慰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九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十

明 賀復徵 編

書六

與公孫瓚書 漢袁紹

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為戮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邪豈寤

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輟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以飛矢迸流狂刃横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衅也故爲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豪傑可滅果令貴弟殞於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已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遂躧馬控弦處我浟上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

有界橋之役是時足下兵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強弱殊科衆寡異倫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北困壘館穀此非天威棐諶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蟊賊以焚爇渤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並奔此又足下之為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為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

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義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於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師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覩而足下二三其德强弱異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為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桓濊貊皆足下同州僕與之

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爲鋒銳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内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墻將以定覇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麹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乃界橋搴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鐫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兹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怪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

滅相為惜之夫有平天下之志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兹喪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何獨守區區之土保軍内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長久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

答陳琳書 臧洪

洪隅濶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䚈不得相見其為愴恨可為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貺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荅者旣學溥才鈍不足塞詔亦以吾子攜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為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者哉然猶復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固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長短辯

諮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吏不明不言無所損
又言傷告絶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一無
所荅亦冀遥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
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
因行役冦竊大州恩深分厚寧樂今日自還接刃每登
城勒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弦搦矢不覺
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人無以為悔主人相
接過絶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

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遺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重殊塗親疎異晝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念故人往者側席去者克己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歃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

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濱於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僵斃麾下不蒙捐除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覩微知著切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讐懼戰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

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
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
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為
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為休戚者哉吾聞之也
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為親援中扶郡將
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為非而足下欲使
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為吾兄分為
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

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挾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蓄以為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膂力作難北鄙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耳主人當鑒

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識吾恃黑山以為救獨不念黄巾之合從邪如飛燕之屬悉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茍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徼利於境外臧洪受命於君親吾子托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身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青袁術書　孫策

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主建敢諫之鼓設非謗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嚮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掠烝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内殲

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傅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黒山曹操放毒東徐劉表稱亂南荆公孫瓚炰烋北幽劉繇決力江滸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櫜弓戢戈也今備繇既破操等饑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内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脅於強臣若無過

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所以斯須遊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鬬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瘁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

之後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患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横冀五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偪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

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忠貞者必曰宜夙夜思維所以扶國家之躓頓念社稷之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履道之節而強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盍秉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

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群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義固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牵引非類比合文字以恱所事茍以阿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留神聽

諫袁術僭號書　孫策

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宫

廟焚毀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偃武修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亂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玄德爭盟是以未獲從命橐弓戢戈當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宛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内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雖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幼小

脅於强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奭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為比宜效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惑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熟慮忠言逆耳駮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十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書七

獻書哀譚 後漢審配

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苟有圖危宗廟敗亂國家王綱典律親疎一也是以周公垂泣而斃管蔡之獄季友歔欷而行鍼叔之鴆何則義重人輕事不得

已也昔衛靈公廢蒯聵而立輒蒯聵爲不道入戚以篡衛師伐之春秋傳曰以石曼姑之義爲可以拒之是以蒯聵終獲叛逆之罪而曼姑永享忠臣之名父子猶然豈況兄弟乎昔先公廢紲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適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先公謂將軍爲兄子將軍謂先公爲叔父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且先公即世之日我將軍斬衰居廬而將軍齋於堊室出入之分於斯益明是時凶臣逢紀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將軍

奮赫然之怒誅不旋時將軍亦奉命承旨加以淫刑自是之後癰疽破潰骨肉無絲髮之嫌自疑之臣皆保生全之福故悉遣强胡簡命名將料整器械選擇戰士殫府庫之財竭食土之實其所以供奉將軍何求而不備君臣相率共衛旌麾戰為鴈行賦為幣主雖傾倉覆庫翦剥民物上下欣戴莫敢告勞何則推戀戀忠赤之情盡家家肝腦之計脣齒輔車不相為賜謂為將軍心同意合混齊一體必當并威偶勢禦寇寧家何圖凶險讒

愚之人造飾無端誘導奸利致令將軍翻然改圖忘孝友之仁聽豺狼之謀誣先公廢立之言遠近者在喪之位悖綱紀之理不顧逆順之節横易冀州之主欲當先公之繼遂放兵鈔撥屠城殺吏交尸盈原裸民滿野或有髡鬄髮膚割絶支體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號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賜秦胡財物婦女豫有分界或聞告令吏士云孤雖有老母輒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驚愕失氣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懣於堂室我州

君臣士友假寐悲嘆無所措其手足念欲静思恭嘿以聽執事之圖則懼違春秋死命之節貽太夫人不測之患隕先公髙世之業且三事憤慨人懷我怨我將軍辭不獲已以及舘陶之役是時外為禦難内實乞罪既不見赦而屠辱二三其心臨陣叛戾我將軍進退無功首尾受敵引軍奔避不敢告辭亦謂將軍當少垂親親之仁貺以緩追之恵而乃尋踪躡軌無所逃命困獸必闘以干嚴刑而將軍師旅土崩瓦觧此非人力乃天意也

是後又望將軍改往修來克己復禮追還孔懷如初之愛而縱情肆怒輙破家門企踵鶴立連結外仇散鋒放火播增毒螫烽煙相望涉血千里遺城厄民引領悲怨雖欲勿救惡得已哉故遂引軍東轅保正疆埸雖近郊壘未侵境域然望旌旄能不永嘆配等備先公家臣奉廢立之命而圖等干國亂家禮有常刑故奮弊州之賦以除將軍之疾苦乃天啓于心早行其誅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袒躬布體以待斧鉞之

刑若必不悛有以國斃圖頭不縣軍不旋踵願將軍詳度事宜錫以環玦

為劉表與袁尚書　王粲

表頓首頓首將軍麾下勤整六師芟討暴虐戎馬厮養釁無不宜甚善甚善河山阻限狼虎當路雖遣驛使或至或否使引領告而莫達初聞郭公則辛仲治通內外之言造交搆之隙使士民不協姦釁並作聞之愕然為增忿怒校尉劉堅皇河田買等前後到荆得二月六日

所起書又得賢兄貴弟顯雍及審別駕書陳叙事變本末之理乃知變起辛郭禍結同生追閼伯實沈之蹤忘棠棣死喪之義親尋干戈僵屍流血聞之哽咽若存若亡乃追案書傳思與古比昔軒轅有涿鹿之戰周公有商奄之軍皆所以剪除災害而定王業者也非强弱之争喜怒之忿也是故雖滅親不為尤誅兄不傷義也今二君初承洪業纂繼前軌進有國家傾危之慮退有先公遺恨之負當唯曹氏是務不争雄雌之勢唯國是康

不計曲直之利雖蒙塵詬罪下為隷圉析入汙泥猶當降志辱身方以定事為計何者夫金木水火以剛柔相濟然後克得其和能為民用若使金與金相迕火與火相爛則焦焦然摧折俱不得其所也今青州天情峭急迷於目前曲直是非昭然可見仁君智斂弘大綽有餘裕當以大包小以優容劣歸是於此乃道教之和義士之行也縱不能㒳有難忿之忿且當先除曹操以卒先公之恨事定之後乃議凡弟之怨使記注之士定曲直之評不

亦上策耶且初天下起兵以尊門為主是以衆寡喁喁莫不樂袁氏之大也今雖分裂有存有亡嚮然景附未有革心若仁君兄弟能悔前之繆克已復禮以從所驩則弱者自以為强危者自以為寧誠欲戮力長驅共奬王室雖亡之日猶存之願則伊周不足參五霸不足六也若使迷而不返遂而不改則戎狄蠻夷將有誚讓之言況我同盟復能戮力為君之役哉則是太公墳壠將有汙池之禍夫人弱小將有滅族之變彼之與此豈可

同日而論之哉且行違道以自存尚忍不可況失義以
自亡而遺敵之禽哉此韓盧東郭自困於前而遺田父
之獲也昔齊公孫竈卒晏子知子期之不免也故曰二
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姜氏危哉與劉左將軍及北海
孫公佑共說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今整
勒士馬憤踊鶚立冀聞和同之聲約一舉之期故復遣
信并與青州書若其泰也則哀族其與漢升降乎若其
否也則同盟永無望矣臨書愴恨不知所言劉表頓首

為劉表與袁譚書 王粲

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絶遡山河迥遠戮力乃心共奬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絶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殞賢胤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推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

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匈脊絶爲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閼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讎之計已決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徼富彊于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亢其根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荀偃

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絶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為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較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慠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為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為高義邪

令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痾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鵠立

為曹公與孫權書 阮瑀

離絶以來於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

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搆貢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絶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搆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耻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劒

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内多以相責以為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

事更中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効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横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

九江貴欲覩湖滐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也將恐議者大為已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蘓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

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為三軍
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
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
重敵人之心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
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
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
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為
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

之顧仁君少留意焉若能内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覿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忍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取一馬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為君所執豫

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迴意是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臨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兹勗之而已

為曹洪與曹丕書 陳琳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歡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二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強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

亦讐大邦詩書數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兹地埶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聾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未有星流景集飈奮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内此覯之彼固不

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黒耄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宫竒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强楚挫謀曁至衆賢奔絀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攄八陣之列騁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

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雎渙者學藻繢之綵間自入益郡仰司馬楊王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致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為倩人是何言歟夫騄驥垂耳於坰牧鴻雀戢翼於汙池褻之者因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駁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噱也洪白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十一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書八

魏文帝與吳質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别来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徃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灾徐陳應劉一時俱逝

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曽須臾相失每至觴酌酒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録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懐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

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
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
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
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
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
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
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
之莫逮諸子但為未及古人亦自一時之儁也今之存

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来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懐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敘心

丕白

又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理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遥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

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動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啟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與楊徳祖書 魏曹植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

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畧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虵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絶跡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者也前有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

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

以議於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

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恵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勲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将采庶官之實録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将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恵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懐曹植白

與吳季重書　曹植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雖讌飲彌日其於别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濵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巵其樂固難量

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别有參商之闊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来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憙事小史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

蔽墨翟不好伎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来數相聞曹植白

答臨菑侯書　楊修

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耶

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風雅頌不復過此若
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
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目周
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
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
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
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耳非夫
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

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曽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所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鶡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刋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箝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絶凡庸也今之賦誦古詩之流不是孔公風雅無别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

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末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歌誦而已敢忘恵施以忝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

答東阿王植書　吴質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邐迤也奉至

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倚頓之富也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脫頴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悁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欲傾海為

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濵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玄言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左耳嘈嘈而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况權備夫何足視乎

還治諷咏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跡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

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遣白答不敢繁辭吳質白

與山巨源絶交書　嵇康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頴川吾嘗謂之知言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旁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

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乃今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

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途而同致循徃而動各拊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為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踈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

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来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為儕類見寛不攻其過又讀老莊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穎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讐幸大將軍保持之耳以不如

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體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揺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强則不

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賔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

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内病寧可久處人間乎又聞道士遺言餌术黄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强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桷蓋不欲

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
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内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强
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雛以死鼠也吾頃學養
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為為貴縱
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
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
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
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病顧此

悢悢如何可言今但顧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
離濶陳説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
嬲之不置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
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
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
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
多病困雖欲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黄
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懽益一

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與許靖書 王朗

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豈意脫別三十餘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豈況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絶而復連者

數矣而今而後居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儕輩畧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為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遼蹇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託舊情於思想眇眇異處與異世無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荆州見鄧子孝桓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既在益州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墮是時侍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廳事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拳拳饑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宮及即位之後每會群賢論天下髦俊之見在者豈

獨人盡易爲英士鮮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每叙足下以爲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前世邂逅以同爲睽非武皇帝之旨頃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名馬貂罽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叙舊情以達聲問久濶情惱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

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大男名肅年二十九生於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愴恨有懷緬然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十二

